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之二十一



郑樵研究

吴怀祺 著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二十

郑樵研究

吴怀祺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樵研究/吴怀祺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11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ISBN 978-7-5615-3652-0

I. ①郑… II. ①吴… III. ①郑樵(1104~1162)—人物研究

IV. ①K825.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010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240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23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自序

国学、时代与郑樵研究

郑樵学术的价值只有放在 100 多年来的学术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晰。20 世纪初，中国历史学经历了近代化的过程，1901 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和 1902 年《新史学》，是为新史学的标志。新史学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提倡民史，反对君史，提倡科学方法论和新的史书编纂体裁，提倡白话文以代替文言文。1919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史学带上新的特点。

新文化是时代的产物，从文化的理路上说，有两条路径：一是输入介绍西方的学术。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合于时代要求的积极的文化因子。郑樵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重新认识，重新解读。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郑樵的学术以及体现出的清醒学术精神，是鲜明的。郑樵在学术上的成就，被埋没了 800 多年，虽然有的史家如章学诚，体察到其史识的魅力。在近代的历史的条件下，郑樵史学终于闪现出自身的光辉，人们认识到这是一颗明亮的星座。

20 世纪的郑樵研究，是新史学的体系中的传统的样板，也是 20 年代兴起的国学新内涵的标杆之一。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包括 1903 年《新民丛报》第 42~43 号合本上，署名为金华盛俊的一篇题为《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的文章，都是把宋代的郑樵作为具有近代新史学精神的代表。

近代新文化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在学术上也反映出来。近代“国学”在这样大背景下兴起的，进而引发出对古代史学家的重新审视。

《新青年》和《国学季刊》在近代新文化运动中有重要影响。《国学季刊》创刊于1923年，第一卷的编委的主任是胡适，委员有沈兼士、周作人、顾孟余、单不广、马裕藻、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和郑奠。杂志显示出思想上的兼容和学术上的多元。

创刊号上的文章，在当时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波。《〈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又把国学称之为“古学”，指出有一种古学、国学正在沦亡，明确反对复兴旧的古学，而对新国学充满信心。说：

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对国学的前途的展望，刊物提出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署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和解释。

在当时的国学兴起氛围中，这样的理念当然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呼应的是，顾颉刚对郑樵的系统研究。顾颉刚先生的《郑樵著述考》作为重头文章，在一、二号两期连载，二号又发表了顾颉刚的《郑樵传》。这在近代学术期刊上是非常抢眼的事。顾颉刚两篇扎实研究的文章，有新见。而他的议论，是在倡导一种的新学术，表明了郑樵的研究与当时国学在学脉上有内在的联系。顾先生说：

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作，综括一句话，是富于科学的精神。他最恨的是“空言著书”，所以他自己做学问一切要实验。

他一方面做分析，一方面就去“综合”起来。他所做的书，每一类里必有一部书是笼罩全体的。结束做的《通志》就是他一生学问的综合。他觉得学问是必须“会通”的，所有各家各派的不能相通的疆界，都应该打破。可怜他最富的精神就是中国学术界最缺乏的精神。（《国学季刊》一卷一号）

又说：

郑樵是中国史上很可注意的人，他有极高的热诚、极锐的眼光、极广的志愿去从事学问。在谨守典型而又欠缺征实观念的中国学界，真是突出异样的人物。

我们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充足精神。他的精神不死。

这不是一种简单比附式的宣传，因为，郑樵的学术本身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但正如新史学的思潮一样，国学的文化思潮情形是复杂的，有不同的倾向。这可以称之为“史学近代化异趣”^①，《国学季刊》本身也在变化。顾颉刚对郑樵研究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章，在以后各卷很难看得到。

所以，通常在讨论“国学”问题时，我们既要看到内中有相通的思想与文化的内涵，也要看到有不同的思潮与学术旨趣。作为当时国学发轫的郑樵的研究，值得重视，顾颉刚说郑樵精神不死，因为体现出来的是时代的精神。

关于郑樵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这里先提出几个要点：

——献身学术的精神。

郑樵没有显赫的家世，父亲只是太学生，他父亲去世，时年十六，护丧归莆田。从此，他结茅夹漈山，谢绝人事，闭门诵读。这样一个少年，在远离村落的夹漈山茅屋中苦读，生活都没有保证，但却是“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郑樵把毕生精力献给学术。

他没有官府的资助，也没司马光那样的幸运，有皇帝的赐书，又有选录协修人员的许可，还得到一段休闲的时间。郑樵只能到藏书大家去借读。至诚感人，当地藏书丰富的人家，给他很多方便，郑樵

^① 参见拙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第一章《百年史学潮》（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学术史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0页。

有书可读,又得到食宿上的帮助。在这样困境中,他一生写出上千卷的著作,这是要有怎样的毅力!

还应当看到,宋高宗绍兴年间,秦桧当政时期,文化上压制空前残酷,私人修史是违法的事。秦桧禁野史,秦熺监领国史,奸相父子以禁野史为由,迫害士人,在这样“风波易起”的年代,郑樵没有停笔,“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通史巨制《通志》。

晚年完成的七百余万字的《通志》,他又一次步行数千里,送到临安,用郑樵的话,是“提数百卷自作之书,徒步二千里,来趋阙下”,^①求朝廷能收藏。想想看,当时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一介穷书生,不止一次,硬是从福建的莆田步行到临安,把自己的修书,献给朝廷。这是怎样的精神!

——学术创新的理念。

郑樵推崇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治史主张,自觉地进行学术上的创新,提出修书要有“自得之功”,正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

他说:“修书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书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书,若之何后世皆以文人修书。天文之赋万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犹人面,凡赋物不同形,然后为造化之妙;修书不同体,然后为自得之工。”^②用今天的话,意思是说,写史不是一般文人所做得了的,一定要有“自得之功”。这是怎样的学术的自觉!

——务实治学的追求。

郑樵写史,特别强调的是“实学”,这种实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实记载,让史实本身说话,反对对历史的曲解与伪造。二是史书要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作。

《通志·总序》说史家修史,不要“徒相尚于言语”,不能“专鼓唇舌”。具体地讲,史书应当只纪实事,“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

① 《郑樵文集》卷一《献皇帝书》。

② 《郑樵文集》卷三《上宰相书》。

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①要删去没有内容、没有价值的论赞。如果史家以天人感应说，行褒贬美刺，牵强附会来解说历史，他更是反对的。

郑樵重实学，在刻苦读书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在实际中观察、思考。为了学习、研究天象的知识，他在月夜里，观察星座，对照着读《步天歌》。为了认识动植物的情性，他向农圃人求教，到深山老林中去，观察鸟兽的生活状况，“与农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他家乡的草堂纪念馆周围至今还有占星石、晒书石，据说，就是当年他观察天象的地方。千年古迹今犹在，一代新风传后人。

郑樵认为，如实记时书事，是史学的基本要求，他宣称“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郑樵又提出：“《诗》、《书》可信，而不必字字可信。”他倡导治学要有独断精神，反对“依缘门户”，人云亦云的“胸无伦类”的学术。对当时的学术，他的评价是：“经既苟且，史又荒唐。”^②

他的学术批评，正如他自己的表白，说：“臣今论此，非好攻古人，正欲凭此开学者见识之门，使是非不杂糅其间。”^③

郑樵反对“空言著书”，主张不能把辞章之学、义理之学的恶习带到史学领域中，说：“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④

所以，郑樵的实学思想是古代学术上的民主理念，在中世纪的史界带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就是比起近代西方的“如实直书”的思想，也还是有更多的意蕴。

① 《通志·总序》。

② 《通志·总序》。

③ 《通志》卷四十一《乐略一》。

④ 《通志》卷七十二《图谱略·原学》。

这是怎样的学术追求！

——研究方法的科学因素。

郑樵在治史上的把分类的方法与通识联系起来，是治史的科学方法论。

他有自己的治学方法论，从“专门之学”出发，提出：“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其学必传而书亦不失”。^①“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②由此，他意识到“类例”法的重要性。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③

类例的分类思想是具有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因素。《通志·昆虫草木略》有两卷，首先是分成“类”，“类”下有“种”，“种”之下又有细分的“种”。在古代，能有这样自觉的分类观念，确是不多见。

这是怎样的学术见解！

——史学范围的扩大。

郑樵的治史，早已突破了“记时书事”、“褒美贬恶”的要求，以开阔的眼光看史学，在每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内，在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校讎学、文献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都是有开拓性的贡献。另外，在氏族学、谥法知识乃至音乐领域内，都有不可忽视的成就。《通志·二十略》是这方面的代表。《通志》与《史记》的历史观念都是大历史观念，而且更有特点，下面再举一例。

近代倡导国学，看到“小学”的意义，王国维说：

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

① 《通志》卷七十二《图谱略·索象》。

② 《通志》卷七十二《图谱略·明用》。

③ 《通志》卷七十一《校讎略·编次必谨类例论》。

史学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①

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说：“六书不明，小学卤莽”，“经旨不明，穿凿蜂起”。郑樵力图通过文字的阐释，使儒家经籍恢复本来面目。在近代国学中，郑樵的学术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此，他用相当的精力研究小学。在郑樵的所有著作中，以《尔雅注》最为清朝《四库全书总目》推崇。《尔雅》在传统的目录分类中列在“小学类”，但它不是一般的小学书籍，而是儒家《十三经》中的经。《四库全书总目》推崇郑樵的《尔雅注》，认为这本书，在过去研究《尔雅》的书籍中，是“最为善本”，原话是这样说的：“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无穿凿附失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②

史家注意研究“小学”并不罕见，难得的是把语言文字、音韵之学，把“小学”类作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大通史中，在中、外史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有的史书，如其后的《辽史》、《金史》有“国语解”，只是作为读通史籍的工具，这和郑樵的学术观念，是不能相比的。《通志》有《六书略》和《七音略》，两部分合起来，是对文字、声韵的总体的认识。古代史家能把文字、音韵作为专门的部分，写入史书，确是郑樵的创造。

《通志》设立有关文字、音韵的《略》，其出发点还是使史书有实用的价值。六书明，可以明经术，由此可以通经而致用。七音研究的价值在这一层外，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就是郑樵所说的“宣仲尼之教”，^③最后可以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这可以说是用开阔的文化交流的眼光来看待文字音韵研究的价值。

这是怎样的学术视野！

——历史与文化发展大势的观念。

① 《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4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

③ 《通志》卷三十六《七音略·七音序》。

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开宗明义提出要用“会通”的精神来认识历史：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应该说，这是郑樵写史的主旨，既是史学的通识，也是对历史和文化发展大势的看法。《通志》作为一部大通史，郑樵之所以在《总序》的开篇就提出“会通”观念，是对中国历史的总体的看法。这不当只是局限在史学方法论去认识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论及写通史的问题时说：“朱子前一点，最伟大的是郑樵。他以为历史如一个河流，我们若想抽刀断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兴亡为史的起讫是最不好的。因此，创作一部《通志》，上自极古，下至唐初。”^①梁任公是体察到郑樵的作史的创意。

郑樵生活的时代，在朝廷中握有大权的秦桧，提出“南自南，北自北”，而郑樵提出的是“万国殊途，必通诸夏”。我们无需作过多的解读，但内中确为郑樵的心声。

这是怎样历史的眼光！

近代国学有不同的旨趣，但郑樵研究的是新文化兴起的结果，是史学近代化的反映，也是近代国学兴起的体现。此后，郑樵专题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势之必然。

20 世纪的下半期，国学作为专门之学的研究，曾沉寂了一段时期，但郑樵的研究却是在发展。郑樵的研究成为继承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吾师白寿彝先生在这方面作出突出的贡献，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其中有：《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载 1961 年 4 月 6 日《人民日报》）、《从历史编纂工作看郑樵》（载 1961 年 5 月 5 日《北京日报》）、《从历史编纂工作看郑樵——纪念郑樵逝世 800 周年》（《北京日报》1961 年 5 月 25 日）、《关于郑樵生卒年》（《北京日报》1961 年

^① 该书标点本较早的收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5 页。

7月27日)^①。

当时,厦门大学也是研究郑樵的重镇,厦门大学组织了姜曾泉诸位先生的专门研究郑樵的郑樵历史调查组,对郑樵的著作和故居作深入调查^②,撰写研究论文《郑樵史学初探》。^③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对郑樵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研究领域也有所拓展,论文数量大大超过以前各个时期。在白寿彝先生的指导下,我对研究郑樵作出较为全面的研究,除发表一系列论文外,对郑樵的《夹漈遗稿》进行校勘、增补不少佚文,编成《郑樵文集》和《郑樵年谱稿》,这两本书合成一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以后又撰写成《郑樵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十多年过去了,有些地方很难买得到。

记得1998年3月4—6日在郑樵的家乡福建莆田市,开了一次全国性的郑樵学术讨论会。会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重读郑樵,理解郑樵——首届郑樵学术讨论会侧记与断想》^④。我深感一个伟大的史学家的作品总是与时代联系在一起,随着时代的进展,他的作品思想价值得到新的认识,显现出更耀眼的光辉。

感谢陈支平教授的帮助,这三本书合成一书,得以重版付梓,书名总称为《郑樵研究》。整合成的新书,结构作了调整,对原书又作了一次校订,改正了不少错讹,增补一些缺漏,删去了附录中不必要的资料。厦门大学历史系吴海兰博士为书稿录成电子文本和校对文稿,做了不少工作。厦门大学出版社薛鹏志先生在伏暑时节,为书稿

① 另外,《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谈史学遗产》、《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两篇文章收进《学步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都有研究郑樵的内容。

② 厦门大学郑樵历史调查组:《宋代史学家郑樵历史资料的新发现》,《文汇报》1963年3月30日。

③ 《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后收入吴泽《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出版付出很多辛劳,一并致谢。

原来拟把包括我的相关的研究论文作为本书的一个部分,但考虑再三,没有这样做。一来,这些论文通过网络能够检索得到,下载阅读也不困难;二来,本书有郑樵研究的概述,自己研究的心得,多数在这本书中也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些论文就没有收录。

三书合在一起,虽有重复的地方,但能发挥规模效应,方便人们从整体上去认识郑樵,进而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理解郑樵研究与史学近代化的关系,理解近代的国学的相关问题。这对 21 世纪的民族史学的新发展,当然有意义。原来曾设想写一部《郑樵大传》,此话是原《郑樵评传·后记》说出的,如果天假我以年,我还是想完成的,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郑樵可以作为古代世界文化名人来看待。

当前,郑樵研究和国学研究出现新的态势,但注意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要求,以振兴民族文化,则是基本点,也是对郑樵研究、国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吴怀祺

2010 年 7 月

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自序：国学、时代与郑樵研究	吴怀祺
---------------------	-----

郑樵评传

前 言	3
第一章 从一介草民到大史学家	6
一 “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6
二 观察自然，渴求知识	13
三 有心报国，无路酬君	16
四 步履维艰，坚持修史	19
五 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	24
第二章 《通志》：又一部通史巨制	27
一 会通修史，继承创新	27
二 “二十略”——《通志》的精华	33
三 史书表谱的价值在洞察古今	36
四 卓越的史识和深厚的功力	41
第三章 冲破藩篱，独立思考	50
一 《诗》、《书》可信，而不必字字可信	51
二 对“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学术局面的抗争	58
三 “好攻古人”，“开学者见识之门户”	64
第四章 实学主张、类例方法与自得之学	73
一 实学主张：学问在明用	73
二 类例方法：治学如部伍持军	79
三 学贵创新：成一家之言，写自得之书	84

第五章 通百家之学	90
一 校讎学、目录学上的贡献	91
二 《七音略》与等韵图	96
三 《尔雅注》与六书说	103
四 李约瑟对《通志》中科技内容的高度评价	110
第六章 郑樵研究 800 年	115
一 《宋史》中的诬词	115
二 史学的光泽不曾被磨损	119
三 光芒竟天的一颗彗星:梁启超评郑樵	127
四 缤纷史苑里的奇花异葩	134

郑樵文集

前 言	141
夹漈遗稿 卷一	145
题夹漈草堂(并记)	145
题南山书堂	146
谷城山松隐岩	146
送芹斋	146
题溪东草堂	146
湘妃怨	147
昭君怨	147
挽通判黄子方	147
昭君解	147
灵龟潭	148
北山岩	148
东山采药	148
过桃花洞田家留饮	148
芄林闲居(二首)	149
晨雨	149

夜雨·····	149
村雨·····	149
涧雨·····	150
涤襟(十首)·····	150
家园示弟樵(八首)·····	151
夏日题王右丞冬山书屋图·····	152
吊采石渡头将军·····	153
采茶行·····	153
秋水歌(效少陵)·····	154
负耒歌·····	154
插秧歌·····	154
饷馐歌·····	154
漫兴(十首)·····	154
福宁州蓝溪寺前蒙井·····	155
夹漈遗稿 卷二 ·····	156
重修木兰陂记·····	156
论秦以诗废而亡·····	157
献皇帝书·····	158
寄方礼部书·····	161
夹漈遗稿 卷三 ·····	167
上宰相书·····	167
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170
附 宇文复二郑书·····	173
又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175
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	177
附录一 郑樵佚诗佚文 ·····	181
建炎初秋不得北狩消息作·····	181
百丈山·····	181
哭林冲之(节录)·····	182

上殿通志表·····	182
春秋论·····	183
荥阳谱序·····	186
邑大夫丘君生祠记·····	191
跋寿峰丛桂堂记·····	192
书出后世民间·····	193
说字·····	194
夹漈听泉记·····	195
附录二 传记资料 ·····	197
郑樵传·····	197
《夹漈遗稿》三卷提要·····	202
郑厚:《跋乐府四怨后》·····	202
附录三 诗文资料 ·····	204
(宋)郑 厚 送郑樵应聘(一律)·····	204
(宋)曹 勋 寄郑渔仲·····	204
(宋)陈俊卿 题夹漈草堂·····	204
(宋)谢 洪 宿郑夹漈云居岩·····	205
(宋)郑 侨 题夹漈草堂·····	205
(宋)刘克庄 夹漈草堂·····	205
(宋)郑 寅 夹漈草堂·····	206
(宋)林光朝 与郑编修渔仲·····	206
(宋)汪应辰 荐郑樵状·····	207
(宋)曹 勋 祭郑编修渔仲文·····	207

郑樵年谱

说明·····	210
郑樵年谱·····	211
溪东溪西学术关系表·····	248
郑樵著述表·····	249